

长篇历史小说

李自成

夫
山
暮
鍾

李渔村
代云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历史悬案揭密

上

人世沧桑缩影

I247.55/66

长篇历史小说

李自成

关山暮钟

代李
渔云
村著

上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588724



作者盘桓于夹山之中



主要人物表

大顺(李自成义军)

李自成——小名鸿基，绰号李鷄子，人称闯王，曾为大顺永昌皇帝，顺治三年(1646年)禅隐石门夹山寺继续抗清，康熙十八年(1679年)于寺内圆寂。

高立功——大顺部将，随李自成禅隐夹山寺。

李双喜——大顺部将，李自成义子。

李 过——大顺部将，李自成侄子。

李来亨——大顺部将，李过之子。

高桂英——李自成夫人，代诈死的李自成主帅义军老营。

李翠微——李自成之女，老营健妇营统领。

顾君恩——大顺宰相、谋士，后随李自成经营夹山寺。

宋献策——大顺军师、江湖术士，后至峨眉山出家。

高一功——大顺部将，西北军首领。

张 鼎——大顺部将，李自成义子。

红娘子——原大顺部将李岩之妻。

贺小慧——红娘子部下。

牛金星——原大顺左丞相，后投降清廷。

马承恩——义军老营总管，李翠微未婚夫，叛徒。

疯道人——原大顺部将李岩的堂叔。

清廷

顺 治——爱新觉罗·福临，诈死出家，禅隐五台山寺。

康 熙——爱新觉罗·玄烨，平“藩乱”，完成大清统一事

业。

多尔袞——摄政王、睿亲王爷。

多 铎——豫亲王、定国大将军。

阿济格——英亲王、靖远大将军。

纳兰利吉——清军副将，号称神弓手。

丰臣秀英——清军铁骑兵千夫队长。

李宏志——清廷大内密探，潜伏李自成身边多年。

邢飞燕——清廷后宫总监。

吴三桂——明边关大将，引清兵入关，被赐封平西王。

陈圆圆——吴三桂夫人。

程九百——源口寨乡勇头领，杀害“闯王”的凶手。

大西国(张献忠义军)

张献忠——绰号黄面虎、八大王，自封大西国皇帝，欲与清廷、李自成争夺天下，后被清兵射死在西充县凤凰山。

周海龙——张献忠侍卫，奉命打探李自成生死，后联李未成，自杀。

王志贤——屯恩总督。

汪兆龄——大西左丞相。

南明

弘 光——福王朱由崧，南京城攻破后，被清兵斩杀。

隆 武——唐王朱聿键，被清兵俘虏，绝食死于福州。

永 历——桂王朱由榔，在缅甸被俘，被吴三桂用弓绞杀。

堵胤锡——湖北巡抚，与李过草坪定盟。

何腾蛟——湖广总督，招抚义军郝摇旗部。

第一卷 雉发隐

目 录

楔子

- 一 金蝉脱壳
- 二 乌龙驹
- 三 路边茶店
- 四 走向源口寨
- 五 程九百立功
- 六 真假闯王头
- 七 船过鬼谷口
- 八 红娘子，红娘子
- 九 仗毙张慎言
- 十 史可法之死
- 十一 杀福王
- 十二 又见玉花骢
- 十三 幽谷柔情
- 十四 冲冠一怒
- 十五 胭脂泪
- 十六 驯马场上
- 十七 疯道人了然道长

- 十八 冲过响鼓岭
- 十九 醉和尚周海龙
- 二十 重定大计
- 二十一 混十万马进忠
- 二十二 何腾蛟议抚
- 二十三 兵临荆州
- 二十四 郑四维与邢飞燕
- 二十五 草坪盟誓
- 二十六 剑赠明主
- 二十七 隆武召见
- 二十八 接头白巾会
- 二十九 西园舞狮
- 三十 夜听《八阵图》
- 三十一 顾君恩探访夹山
- 三十二 疯道人献图
- 三十三 喋血白马桥
- 三十四 卖唱的爷女
- 三十五 宋献策逃出苏州
- 三十六 贺珍反正
- 三十七 张献忠拜青羊宫
- 三十八 血腥大西国
- 三十九 秀山双龙会
- 四十 草坪老营

楔子

公元一六四六年(明崇祯十七年、大顺永昌元年，清顺治元年)三月，李自成大顺军打进北京城，崇祯煤山自缢，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到此结束。同年四月，明将吴三桂降清引清兵入关，大顺军山海关战败，李自成被迫放弃刚占领四十二天的北京，退守关西，以图固守。

多尔衮率清兵入北京后，即为崇祯治丧，以笼络明朝权贵，同时发布檄文，宣称：“予定三秦，即移师南讨。”六月，清军兵分两路，一路从保德渡河进陕北下关中，一路出河南西堵潼关，对西安李自成主力形成钳形包围攻势，企图一举全歼大顺军。十月初三，大顺军在山西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太原失守，清军已无后顾之忧，对西安大规模的进入即将开始。

此时，大顺军突然先发制人，二万人马突渡黄河，猛攻怀庆府和怀属济源县城。随后李自成亲自率兵从禹门口渡过黄河，反攻山西，形势顿时逆转。但大顺军此时战斗力已不如以前，已不是“精甲铁骑，马如骤风，矢如注雨”的满蒙八旗兵敌手。清将多铎击败了反攻怀庆府的大顺军，并逼近西安门户潼关，清将阿济格从保德州攻进了陕北，李自成不得不撤兵回守潼关。十二月，多铎调来红衣炮队向潼关发动猛攻。顺治二

年元月，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，率部出蓝田口，取道商州、邓州，南下湖广荆襄。至此，李自成扼潼关天险，固守“桑梓之帮”、“百二河山”的计划失败。

李自成撤出西安后，清军并未追赶，因而得以从容地与袁宗第、刘体纯部会合，经邓州、德安(今安陆)到武昌。时明将左良玉已离开武昌，武昌已是座空城。李自成入武昌停留了五十天，作出了大顺军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。入陕北经汉中、川东进入湖北的李过、高一功率领的西部大顺军，自荆州向澧州集结。东部大顺军则由武昌分三路，主力部队沿长江两岸南移，北岸一路集中到白螺山至城陵矶约百里间“截江求渡”，进入巴陵(岳阳)；南岸一路则沿咸宁、蒲圻古驿道直奔巴陵；沿长沙东下诱敌的一路，则在桑家口、富池口一带甩掉清军，立即南折，取道金牛镇，奔咸宁与主力部队会合南移。

李自成南移的计划在实施中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。陕南大顺军贺珍等将领倒戈降清，大顺军犄角之势被切断，清将阿济格军经一个多月休整，以狂风之势从陕西扑来。不到十天时间，阿济格军便由内乡、邓州推进到了承天、德安一线，并在承天府大败大顺军，清军骑兵行动之迅速，攻势之凶猛，实出李自成意料。阿济格追上大顺军后，死死咬住不放，从承天、德安追至武昌、富池口、桑家口、九江，追奔逐鹿千余里，大败大顺军八次。

富池口大顺军大崩溃之后，漫布州境。在清军追击下，一部分奔瑞昌，一部分奔武宁，李自成则自率一股万余人的“残部”沿鄂赣边境奔向通山……

一 金蝉脱壳

通山，一个人口只有一万五千多人的“武邑小县”。

崇山峻岭，地瘠人稀，到处是灰黄的一片，阴森森的，显得分外凄凉荒寂。

无名山，山峰高不过千米，方圆不到十里，是座不为人知的荒山。像这样的荒山，在通山县内到处都是。

通山县内的荒山，一般山势并不险峻，但眼前的这座无名山，却是拔地而起，耸立云表，奇岩怪石，突兀峥嵘，宛如一把刺破苍穹的利剑。

山腰，一块巨石。巨石上站着一位中年汉子。

汉子高个头，宽肩膀，脸色黧黑，颧骨隆起，眼眶深陷，左眼比右眼明显小一些，使整个面目有些狰狞，但眼里露出的目光，却透出聪颖与刚毅，让人一眼看得出是个经磨历劫，深邃雄威的非凡人物。

不错，这汉子确是个非凡人物。他就是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。

李自成呆呆地站着，一动也不动，就像一尊石凿的雕像。

夕阳孤悬在荒山间。绚烂的晚霞将贫瘠的荒山坡，照得五颜六色，多姿多彩。

李自成的手握住了腰间佩剑花马剑的剑柄，脸上透出异样的光彩。

只要这次劫难不死，他闯王定能将大顺朝的旗帜，再次插到北京城头！

他手腕一抖，青芒流灿，在低低的龙吟声中，花马剑如同一泓秋水从鞘内泻出。

夕阳颤抖了一下，剑刃闪射出夺目的光芒，山坡映照的晚霞顿时黯然失色。

花马剑长约二尺八寸，双面刃口，剑刃比一般的剑要薄，形如韭叶，上面刻有龙纹，能吹毛断发，斩金截玉，是柄罕见的宝剑。

这柄剑跟随他十多年，南征北战不知杀了多少人，斩下过多少颗人头。杀明朝大将重臣，杀枭雄罗汝才，杀叛将逆贼过路虎，杀李岩、李牟兄弟……

他握剑的手指痉挛了一下，花马剑剑身一阵急剧的颤抖，发出一种好似地狱冤魂的沉吟。

他有些后悔。后悔入京城后，对那些封侯分据皇宫住宅挟妓狂欢，贪图豪华淫逸生活的诸将官没有严加管束，致使军中淫掠成风，屡禁不止；后悔不该设比饷镇抚司，拘捕明朝旧臣缙绅严刑拷打，勒索金银，致使清兵到时，降臣纷纷叛反；后悔不该听信牛金星谗言，诛杀了深得军民爱戴的李岩，致使文武不睦，部队解体……如果不是这样，大顺王朝决不会有眼前这种局势。

他凝视着手中的花马剑，透过剑刃的寒芒，他看到了剑身上的一些鲜亮的红点，这血红色比桃花的颜色要深一些、亮一些。他知道这是鲜血浸在剑身上的无法磨洗去的血斑，血已经浸透到了剑身的黑钢里，黑红中漫出的这些带着血腥气味的血红点，极其触目惊心。

他缩了缩鼻孔，似乎嗅到了浓浓的血腥，于是他皱起浓眉，脸色异样冷峻。

富池口兵败之后，他与南下瑞昌、武宁的大股部队分开，自率一队人马西入通山，企图摆脱阿济格的追击后，由赣西进入湘东。没想到阿济格却并不分兵追击，而像条猎犬一样以重兵尾追，死咬住他不放。他在横路再度“与部分兵”也未奏效，被阿济格逼迫到九宫山下，在李家铺打了一仗。李家铺这仗打得很惨，他的大顺御林军被彻底打垮，仓惶中他带着残兵逃进了这座无名山。此时，阿济格正带领上万清兵，在荒山中搜寻他。

他的目光离开剑锋移向天空。天空有一道红云，像血的洪流在涌动。

难道大顺王朝像这夕阳一样，就要坠落山谷而消失了？

难道这无名山就是自己的墓地，无法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？

他身边的人马不上一千，且人少衣甲，马少鞍装，疲惫不堪，实无力再战，若被搜山的清军发现，结局不言而喻。

忽然，他目光闪了闪，脸上露出一抹古怪神秘的笑容。

就目前形势来看，大顺军的出路只有两条，一是与南明联合，共抗清兵；一是西走四川，与张献忠合伍。但这两条路他本人都是走不通的，南明视他为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入川则有与张献忠两雄不并立之势。然而如果他死了，妻子高桂英和他的部下却能走这两条路。

是该实行“最后计划”的时候了。

“当！”花马剑入鞘。天上的红云停止了移动。一切静止下来，如同一幅凝固了的画图。山间的夕阳，像是千百年前贴上去的一般，映照得荒山一片凄茫。

这时，宋献策领着李守义、李守正、高立功、马维兴、郝永忠、李通、李达、李迪和李来亨等将领走了过来。

宋献策走到李自成身旁，躬了躬身子道：“陛下……”

李自成举手堵住他的话，半晌，长叹口气道：“我和诸位同起草泽，十多年浴血奋战，才挣得这个天下。原想建立大顺王朝后，国泰民安，与大家同享荣华富贵。不想吴三桂这贼居然引清兵入关，转眼之间又落到这步田地。我死不足恨，只可惜汉人的锦绣江山白白送与胡人之手，我在九泉之下不惟无颜见历代帝王，就连那亡国的崇祯也不敢面对。”

众人闻言默默无声，心中一片凄然。大顺王朝突然的崩溃，是每一个大顺臣民都不曾料想到的。

眼下该怎么办？众人心中彷徨，皆束手无策。

沉默了片刻，宋献策眯起眼，小心翼翼地道：“陛下忧国忧民之言，极是有理，但天命所在，实非人力所能挽回。”

李来亨年少气盛，禁不住哼了一声，抢口道：“什么天命？我就不相信那些胡人能灭得了我大顺王朝！”

高立功应声道：“想当年陛下在商洛山也是只剩下十八骑，结果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”李自成打断他的话，目光缓缓扫过众人的脸，“现在的情况谁都明白，我疲惫之兵不足一千，而清兵上万人马已将此地团团围住，我们实际上已成了瓮中之鳖。大势已去，败局已定。大家在一起终是一死，不如趁清兵未到之时，分散逃命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”

高立功等人都惊呆了，他们没料到李自成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唯有宋献策眯着眼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。

李自成继续道：“各位愿意投降的，可以向清兵投降；不愿投降的，可以易名改姓，向天南海北逃生。”

李自成自入京城之后，受奸相牛金星的影响，加之将领们不和，常发生内讧，对手下的猜疑已成了他的一个毛病。他现在身处绝境，已准备实施“最后计划”，却仍旧在对身旁将领

进行试探。

李守正愤然道：“生为大顺忠臣，死为大顺鬼雄，岂能临阵逃脱？”

郝永忠眼中闪动着泪花道：“堂堂大汉子民，怎能向胡人屈膝？倘若陛下一定要末将屈膝于异族，末将就请死于圣驾之前！”

李来亨双目喷火，握住剑柄道：“不战而逃，非丈夫！我等宁愿战死沙场，也不降不逃！”

李达、李迪和马维举等人，都挥臂高呼道：“马革裹尸，义无反顾！”

李自成眼中闪过一道棱芒，两颊的青筋在不住地跳动，显然他已被众人激昂的情绪所感染。

他的手突地按住了花马剑。此刻，他热血沸腾，真恨不得就在这无名山上，与清将阿济格决一死战，纵是血染山岗，也在所不惜。

宋献策摆摆手道：“各位不要冲动，降敌、逃跑和战死，我看都不是办法。”

李来亨急着道：“那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宋献策不急不缓地道：“依我看，形势并非山穷水尽，我大顺军西路人马将人巴陵，东路主力也并未被清兵所歼，大部分都已渡江南下，总兵力仍在五十万以上，只要圣上能潜伏江南，联合川东张献忠和南明诸王，定能向清贼报今日之恨。”

李自成沉默不语。

高立功沉声道：“宋军师，你主意倒是不错，只是现在如何能保圣上脱离险境？”

李守义跟着道：“是呀，这阿济格像条疯狗，死咬住我们不放，打又打不过，跑也跑不脱，除了拼死一战之外，还有什么法子？”

宋献策抿抿嘴道：“阿济格弃我大顺军大队人马不顾，而死死地咬着我们这支小队伍不放，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”

高立功等人扁了扁嘴，但都没说话。其实阿济格追赶他们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，每个人心中都很清楚。

宋献策顿了顿道：“阿济格追赶我们不肯收兵，目的当然是盯住了圣上。他们知道唯一能与满清抗衡相争的对手，就是我们的圣上闯王爷。”

宋献策故意提到“闯王”这个名号，李自成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。

众人的目光顿时变得灼亮，眼窝里泛起了晶莹的泪花。

宋献策脸转向山下，沉缓地道：“如果我们能把闯王交给清兵，阿济格就会退兵了，那么退入巴陵的大顺军就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。”

出卖圣上？这是什么话！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宋献策继续道：“闯王死了，大顺西联张献忠，南联南明的计划更有成功的希望。”

李达厉声斥道：“宋矮子！你想弑君谋反不成？”

李来亨拔出佩剑，怒目圆睁：“我宰了你这该死的矮子！”

“李将军且慢动手。”宋献策退后一步，“你看我像叛贼么？”

李来亨剑凝在手。

宋献策是江湖术士出身，但追随闯王多年，忠心耿耿，危难时刻从不曾离开过闯王，确也不像个叛贼。

高立功唬起脸道：“宋军师，你究竟有什么主张请直说，别卖关子了。”

宋献策晃晃矮小的身躯，靠近李自成缓声道：“圣上，依在下之见，眼下应如当年在商洛山时一样，再来一个‘设疑代

毙’……”

李自成心中的“最后计划”，从宋献策口中说了出来。

大顺圣上，义军闯王很快就要“死”了，虽说是诈死，每个人的心情仍是异常的沉重。

此时，山下响起一支响箭。这是大顺军将领张鼐在向圣上告警，清兵已经搜到附近山间了。

山冈静寂下来，众人的脸色阴沉而冷峻。

山风吹过，隐隐裹着血腥。

天空盘旋着几只兀鹰，那锐利贪婪的目光，注视着山间小路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忽然，山下响起一声胡号，接着是一片人喊马嘶之声。张鼐派人飞马来报，清兵已经追杀来了。

刹时，金鼓连天，吼声震地，清兵铁骑分三路像疾风般从草丛间刮过，扑向无名山。

杀声顿起，张鼐与王二虎、刘应龙等将扬起大顺旗号，率领山下的兵丁向清兵扑过来。

两股人流撞在一起，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金铁交鸣之声，夕阳的霞光中迸洒开雾一样的血雨。

清兵铁骑冲到山脚，因山路崎岖又被荆棘阻住，速度不觉放慢，进攻队阵也变得有些散乱。

“杀——砍马脚！”王二虎大声疾呼，手执双刀，顺着山坡向清兵马队滚过去。

十几名手执盾牌和短刀的大顺兵士弯着身子高声呐喊着，跟在王二虎身后扑向清兵马队。

刀光闪动，血花迸溅，马嘶凄厉，数匹清兵铁骑被砍倒，马队队形大乱。

“上！”张鼐和刘应龙大声呼喊，领着手执钩枪和短刀的“长钩队”，从队伍中冲出，奋勇向前。

兵士用装有倒刺的长枪，钩住清兵骑士的肩衣或腰带奋力一拽，把清兵骑士拽下马背，然后迅即弃掉长枪扑跃上前，将手中的短刃刺进清兵骑士的胸膛。

先用敢死队砍剥铁骑马蹄，使其队形混乱，再用长钩队钩杀铁骑骑士，这是张鼐在血战中总结出来对付清兵铁骑的办法。

十余名清兵铁骑被钩下马后，立即被大顺兵丁杀死。

山间谷坪狭窄，马队不像平原草地那样能施展开，一时间清兵铁骑拥挤成一团，随即铁骑便往后撤退。

“杀！”张鼐挥刀狂呼，率兵向后撤的清兵铁骑猛扑。他这样做，是要趁此机会，将清兵铁骑逼出谷口，以便闯王能从容撤退。

李自成此刻完全冷静下来，目光盯着山下，脸上静如止水。

杀声渐远，清兵铁骑兵的旗号正退出东北谷口。

宋献策身子斜挪一步道：“圣上……”

李自成冷冷地打断他的话：“从现在起，谁也不要再叫我圣上，叫闯王吧。”

宋献策愣了愣，即道：“闯王，现在该动身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山下杀声又起，又一支清兵铁骑从西南方向杀到。

张鼐大顺军的旗帜在猩红的夕阳光和呐喊声中，斜飞向西南山谷。

“这些狗娘养的，来得真快！”李来亨恨恨地在地上跺了一脚，对李自成道：“闯王爷，让我下去退敌吧。”

李自成沉着脸没吭声，他知道还没有到时候。

厮杀声渐高，四谷回响，山峰也在抖动。清兵铁骑兵旗号如同浪潮，一个接一个盖向谷口。